

一個中庸、各自表述

楊中芳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社會心理研究中心

一、聲 明

正當我要開始閱讀及回應這五位評論員的論文時，我年邁的父母正在疾病間掙扎，在醫院病床上受苦，令我不得不在盡孝道及自己的學術生涯之間做一個自己覺得「心安」的選擇。這是我的「中庸」抉擇故事。這一直是過去四年來我面臨的兩難困境，也一直想在兩個抉擇之間找一個我可以心安的平衡點，也可以叫作一個「中」點吧。直到最近，這個「心安」點已經逐漸接近要我退出學術活動了。

我說這個故事是想借之向讀者致歉。誠如趙志裕在評論中所說，本論文內中所述及的論文，大都沒有經過正式期刊的嚴格效度檢驗，原本還不夠這麼早寫成一篇正式的綜述論文。但是我因為預期自己的學術生涯即將劃上句點，時不我與，所以趕著把一些尚未成熟的想法及可能相關的文獻做了一個初步的整理及展望，目的不在於報告成果，而是作為一個引子，寄望讀者中如有對這一研究領域有興趣者，可以加入將它持續下去。

二、回 應

當我在短短的一天裡看完所有五位評論者的論文之後，心亂如麻、五味雜陳。腦子裡塞了很多東西，但完全無法接招。晚上作惡

夢，不停在三船敏郎、阿扁、小平同志、馮友蘭……之間周旋，也不停地想在各位評論員摘錄的「之乎者也」中尋找意義及線索，要如何把它們串起來，從中理解他們的論點，並希望得益於他們的批評。

早上醒來我恍然大悟，原來我根本不需要這樣做。各位評論員只是借著這個評論的機會，發表他們各自對「中庸」這一文化概念的理解，以及把他們自己多年的研究想法和理論與「中庸」掛上勾而已。由此，我終於明白了在台灣大家最常說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意義了，這裡不正是「一個中庸、六個表述」嗎？

本刊「靶子論文」目的就是要讀者從這些評論中看到許多不同於我原文內所述的研究構想、方向及做法，讓他們有更多的空間去選擇要如何進入這一研究領域。

基於這樣的一個領悟，我想在這個「靶子回應」中我沒有必要去維護什麼或反駁什麼，應任由讀者自行解讀，各取所需。我只打算在此略述我在讀了他們的評論之後的一些即時反想，包括一些疑問。不過我得先聲明，由於個人原因，這篇回應寫得很匆忙。如果我有較多的時間好好思考，可能會有不同的想法。

（一）中庸的道德性

趙志裕在他的評論中，沿用他的專著《文化的社會心理學》的基調，把「中庸」視為一個文化產物或構念，它在日常生活中是否出現（實用性）是有其特定的認知、文化及社會條件的。研究在哪些條件下，符合「中庸」的行為才會出現是他認為重要的課題。這一觀點我完全認同，目睹他在這一領域的卓越貢獻，我希望將來能把「中庸」的社會心理學研究給帶動起來。

我唯一想商榷的是他在文中提到「道德性」這一點。在文中他

似乎在批評我的論文中過分強調了中庸的道德性。他認為「中庸」思維的道德性並不比「非中庸」思維高。這一論點我完全同意，我們不應對任何思維有偏見，認為它們有道德高下之分。但是不可否認的，就中庸的內容而言，也許有其他至少兩位評論員也同意我的看法（黃光國與林安梧），是與個人修養、自我完善及擴大，以及擇善而固執有關的。我們如果把個人向上提升視為一種道德表現的話，這些內容似乎不能說沒有涉及道德的層面。這一點，容我稍後再述。

（二）中庸作為一種人格分類

林安梧在他的評論中，認為我在文中常引用的馮友蘭對中庸的解讀是屬常民層次的。他提及還有另外二個層次的理解：理念（想）及俗流層次。他並將之與人格分類連在一起。他認為一般人在日常生活實踐中，逐漸由常民層次向上或向下流動。有些儒家真正的知識份子，如熊十力、馬一浮或梁漱溟等，會向上提升為真正具有中庸理念的、有風骨的人格代表（顯然，馮友蘭不在其列），大部分人在向下流動，演變為具有低俗的中庸人格，為人所詬病。存留在民俗層次者為第三類人格典型。林氏的立論顯然把中庸的最高理想與道德連在一起，這一點與我的想法相近。

林安梧同時也提出了一套他對人們如何由中庸常民人格轉折成為中庸俗民人格的心理分析，相當精闢、有趣。他與趙志裕的論點都讓我注意到在我的中庸構念中，對人們行中庸背後動機太過簡單化。其實，有的人行中庸是為了實現儒家理念，大部分是為了心安，但也有不少人是為了隨俗，更有些人是為可以達到自私自利的目的。林氏的分析讓我們看到中庸的研究也可以由人格心理學的角度切入。

(三) 中庸的研究方法

李美枝對我的論文之評論，我因有幸在一年前已經聆聽過一次，所以在原文中已經略加提及。她提出了一個根本問題：實踐心理學是不是需要用另一套研究方法？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是否只能尋求知識性、原理性的心理學？這個問題當然不是新問題，大家看法各有不同。我是被李氏歸類為錯用方法的一類，我只能說這是受到我自己學術訓練的限制及我一貫的主張：我覺得沒有非要用哪一種方法不可。

但是根據我自己多年來研究中庸這一課題的經驗，覺得主流心理學現有的、尋求規律的研究方法，對實踐知識的需求確實有搔不到癢處的遺憾。加入高質量的、有關日常生活的質性研究的資料，從而激發有如李美枝看了《鄧小平傳》所得到的感觸，或許可以對讀者自身在遇到事件時可能有勵志及引導的實踐作用。

當然，我這裡的想法與李美枝主張完全放棄現有實證主義研究方法還有一段距離。還有，我在這裡很大的顧慮是我自己的學術訓練背景讓我無從分辨什麼樣的質性研究是好的，什麼是不好的。也許我們只能以從讀者有多少啟發功能及受用功能來決定吧。那不是又太.....

倒是李美枝在文中對中庸提出的她的拿捏的「違和」理論很吸引我。她提出用付出成本與恢復和諧所得到的心理舒適，作為人們在人際失和（諧）現象中選擇拿捏到什麼程度，以及採取什麼衝突解決策略的基礎。她的構想非常有操作性，難道不能用實證取向的方法來驗證之嗎？要用什麼樣的質性取向研究才能支持或駁斥這一理論呢？

(四) 借鑑西方研究範式

誠如張仁和所說，我提出的中庸架構太大了，他選擇用我構念圖中與處理日常生活事件層次相關的兩個構念來試探研究之。他的研究策略是把他熟讀的、有關兩個領域的西方文獻加以整理及綜述，從而領略西方研究者的研究重心放在何處，它們與我們要研究的中庸課題的差異在哪裡。對一個年輕學者來言，這不失為一條進入本土研究的途徑。

張仁和選擇了「止觀」(mindfulness) 與「關愛目標」(compassionate goal) 為切入點來進行與中庸研究的連繫。他給的理由非常充分及恰當，讓我不得不豎耳傾聽。止觀的訓練程序是一套自我修練到讓自我能跳脫小我，遠離自己的情緒，以致使自己能更理性冷靜地去處理所遇到的事件。正如張氏所言，這一領域的研究是把重點放在個人修練而非處理人際和諧的問題，但作為一種增加個人心理空間的途徑，其對人際事件處理的重要性是值得去探討的。

倒是關愛目標的研究補足了止觀研究中對人際方面的缺憾。在我的中庸構思中，提出了拉高視野，將注意力由自身「小我」放大到一個包括小我的更大的「大我」中。其作用是讓個體把自己與在「大我」中所包括的其他人視為同等地位及同等重要性。但是我並沒有特別顧及到情感與關懷的層面。張仁和在關愛目標領域的研究提醒了我只有注意沒有關懷還是不夠的。西方對這一構念的研究，特別是研究方法，值得我們借鏡。

(五) 構念化與理論化

黃光國的評論我只能說我懂的不多。一起共事本土心理學也有

二、三十年了，發現他固然常在一篇論文中用發散思維，令讀者一時難以招架，但其實中心思維只有一個：所有他人的研究都沒有理論，沒有研究者自行建構的微型世界，而只是對人們生活世界的描述與捕捉。在他認為，這種試圖是徒勞而無功的。

我想我不必同意他的說法，但我也確實知道我的構念化與理論化是不同的。我的構念化好像是在描繪一個汽車的模型，注意到一些讓汽車稱之為汽車的要件；而理論化的重點則是解釋汽車能開動跑路的原理。在前述林安梧與李美枝的評論中，都曾給予有關中庸行動背後動力的小理論，不知合不合乎黃光國的理論標準。在我的記憶中，除了他自己的理論，好像我還沒有見過任何其他人的合乎他的標準。

根據我的理解，黃光國認為中庸的精髓在於個人自我修養的部分，這也是我認為在中庸實踐思維的構念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前面我曾提到中庸的道德內涵的意思。我期待盡快來細讀黃光國所建構的科學家的微型世界，並看到支持這一理論的實徵資料，以填補這一空白。

最後我有幾個小問題要請教黃光國的是：為什麼你認為武藏與小次郎的對決是日本武士精神的表現，而非中式的中庸精神的表現？是因為他為了贏而不擇手段嗎？用了以真刀換木劍、操弄小次郎之情緒的心理戰術，以及背光原理盲目了小次郎的注意力等來達到目的嗎？具有中庸精神的戰士在這場比武中會怎麼做呢？

三、結 論

看了五位評論員的論點，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中庸」這個根植於中國文化傳統的概念是無所不在，以及任由我們去用

的。它猶如泉湧，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這即表明它的重要性，也增加研究它的困難。我原想是從個人處理日常兩難困境事件，如我在本文開頭提到我自己目前所面臨的那樣，所涉及的思維過程來切入。在看到各位的評論之後，我深感中庸是個可口的大餅，可以由大家以各種方式來吃：啃著吃、撕碎了吃，還是打著滾兒吃都可以吃得津津有味。

最後，我感謝《本土心理學研究》期刊多年來給予一定的空間，讓像我這篇論文這樣探索性的、不成熟的構想，得以展現給讀者，讓更多的人可以參與它的成長。

完稿日期：2010年09月28日

作者簡介

楊中芳：現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院研究所社會心理學研究中心研究員，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心理學博士，曾任教香港大學心理學系及廣州中山大學心理學。研究興趣為華人本土心理學，目前研究重心放在中庸心理學研究。yangzhongfang@hotmail.com。

